

精
授
足
本
古
文
析
義
合
編

錦
章
圖
書
局
印
行

好帝呼為聖賢疾行不避歧路其為從幸之樂人所未見也。已上俱極言行宮之盛。

明年十月東都破。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甲子安祿山反。十二月丁酉服東京言十月恐有誤。御路猶存祿山

過驪令供頓不敢藏萬姓無聲淚潛墮。

祿山所過追令百姓供應頓數不敢。避匿但見御路即思上皇徒暗悲耳。兩京定後六七年却尋

家舍行宮前。

東宮東京西京也肅宗至德二年復東京上皇至咸陽嗣後史思明入。東宮四院又入東京助討皆有殺掠在六七年中此後方敢尋家舍。莊園燒盡有枯井。行宮門

闌樹宛然。

家舍俱燬行宮之內。爾後相傳六皇帝不到離宮門久閉。肅宗後止代德順三宗便傳憲宗言六

不說

往來年少說長安玄武樓前花萼廢。

疑下文所作為。去年勅使因斫竹偶值門開暫相逐。

此番

荆榛擲比塞池塘。狐兔嬌癡緣樹木。舞榭歌傾基尚存。文牕窈窕紗猶綠。塵埋粉壁

舊花鉤。烏啄風箏碎珠玉。

總言宮之荒涼與上。上皇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皆斜。蛇出燕窠。

蟹關棋。菌生香案正當衙。

舉御榻之荒涼與上。寢殿相連端正樓。樓名太真梳洗樓上頭晨光未

出簾影黑至今反掛珊瑚鉤。

舉梳洗樓之荒涼與上。指似傍人因慟哭却出宮門淚相續。自從此

後還開門。夜夜狐狸上門屋。

已上俱極言。我聞此語心骨悲。太平誰致亂者誰。將威哀總言一句。

下翁言野馬何分別耳聞眼見為君說。

野老不知朝政但就見聞所及而言上文。姚崇宋璟作相公勸

諫上皇言語切。

好廟。燮理陰陽永泰豐調和中外無兵戎。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

相公。

已上言致太。開元欲末姚宋死朝廷漸由妃子。祿山宮裏養作兒。妃子號國門前開如

市。尊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

楊國忠李林甫。模糊得有以致歷。年遠是覆得之耳。開確是野老口角。廟謨顛倒四海搖五

十年來作癆瘠。

藩鎮跋扈起於祿山亂後號令不行。今皇神聖丞相明。皇謂憲宗丞相指杜黃

吳蜀平。

吳蜀平。官軍又取淮西賊。淮西吳元濟。此賊亦除天下平。藩鎮皆。年年耕種宮前道。先以皇帝不到

難宮可不必存。

御路今年不遣子孫耕今天下太平皇帝老翁此意深望幸此意即不努力廟謨休用兵
長享休用兵即包干戈以虎皮之意非禁止詞也上
句不過是望幸此句又以善後之策作即意味無窮
子二意最為切當自首至尾俱借宮邊者人口說所謂聽之者可察言
之者無罪也結末數語憂國憂民之情見乎詞極華儷采其刺技耳

琵琶行

白居易

潯陽江頭夜送客

點出江頭

楓葉荻花秋瑟瑟

瑟瑟損落貌

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

管絃二字

醉不成懽慘將別

但言欲飲便醉以問酒最易醉人也不成懽懽無管絃未

別時茫茫江浸月

中忽觀此妙景

忽聞水上琵琶聲

此妙聲並可以得成歡矣

主人忘歸客不發

自然不忍即別已上從可尋

聲暗問彈者誰

江船甚多不知聲所在故當尋伏下東船西船句

琵琶聲停欲語遲

因其問而再停移船相近

邀相見

即得其人就而請晤亦

添酒攜燈重開宴

此時主客一肚

十呼萬喚始出來

不即猶抱琵琶半

遮面

不即相見。娼既委身商人無過他船陪宴之理奈自負其藝久廢不試忽得殷勤問請料必技癢知音並遇此時十思並想

左難右難故問而不即應邀而不即出既出矣又自憐色衰不堪呈面因半遮而前非嬌羞作態也下文自叙神情已躍躍於

此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

軸紫絃之輪轉

絃絃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

分絃而調

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

合絃而調以期於熟此時皆未成曲調

分就其聲中揣摩其情為下文自言張本

挑初為霓裳後六么

撫然撥挑皆指法唐明皇殿記月宮之樂謂之霓裳羽衣曲琵琶錄云

大絃嘈嘈如急雨小

絃切切如私語

分寫絃音

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

合寫絃音

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

流水下灘

音清而相續

水泉冷澌絃凝絕凝絕不通聲暫歇

音續而忽斷澌與滑對澌與流

別有幽愁暗

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

愁恨不可以聲傳故曰幽暗上文從有聲看出有情此又從無聲看出愁恨亦其變換處

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

鳴音斷而忽續外方雄壯此柳楊聲重之地曲終抽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琵琶共四絃劃然而止此收束之妙東船西舫悄無言惟

見江心秋月白共賞其音所以寂然無諠至此主客極歡不待言矣已上板曲之起止絃之大小聲之斷續手之輕重無不曲盡沈吟收撥插絃中彈絃之物謂之撥收掉絃中不再彈也

整頓衣裳起欲容離坐整衣起立易容將辭去矣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在

教坊第一部開元二年置左右教坊以習音樂出身脚色曲罷常教善才服曹善才玉琵琶藝之精妝成每被秋娘妬秋娘李錡妻有朱粉之名容之美

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長陵安陽陵茂陽平陵謂之五陵皆豪富所居故後言豪富者亦曰五陵銀篦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污人因賞其藝與容而不惜物之損壞已上追言早年之遇合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

度閑時中光陰極易過弟走從軍阿姨死少者易壯壯者易亡暮去朝來顏色故上言歡笑猶以年計再言風月猶以時計此言朝暮竟以日計矣光陰催人一步緊一步也門

前冷落鞍馬稀容既衰雖有藝無以自見老大嫁作商人婦偏偏又撞著這般蠢貨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

去來江上守空船遠船明月江水流冷落尤甚夜深忽憶少年事夢啼紅淚紅闌干撫今追昔不堪回首

形諸涕淚矣已上悲涼我聞琵琶已歎息傷此婦又聞此語重唧唧併傷自己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

曾相識同病真相憐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自叙淥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無可憐

聲無可憐住近湓江地低濕黃蘆苦竹遶宅生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有聲又豈無聲

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啁啾難為聽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莫辭更坐彈一曲

為君翻作琵琶行絕藝難得不可不傳其事感我此言良久立自起欲容至此皆未坐故曰久却坐促絃絃轉急淒淒

不似向前聲將平日夢中妝淚盡底洒入聲中亦不辨其何曲調也滿坐聞之皆掩泣淥落婦就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

衫濕淥落婦且泣自己不比他客從極悲歸到極悲作此筆法淋漓無匹○林西仲曰商婦固奇恰遇樂天有感連讀所以成此妙篇能令千古貞才末路踏蹤讀之一齊涕下也篇末翻作琵琶行翻字即翻譯之翻譜其聲以為文自首至尾句

句當作託語聲請之其中有勻適處有參差處有遲而輕有速而重有微而斷有壯而止有於張有連咽有欣幸有急促皆當會其意以為聲未以曼聲結之方得此文三味

功臣怨死議

呂溫

有國之柄莫大於刑賞

二語一篇桂子

人生有欲不可以不制天討有罪不可以不刑蓋刑者聖王

所以佐道德而齊天下者也

刑之大柄不可廢

功濟乎物不可以不賞賞勸乎功不可以不信蓋信

者聖人所以一號令而敦天下者也

賞之大柄全在於信尤不可棄

然則怨死之典棄信而廢刑二柄俱失通篇得發此意何以

言之

已上以刑賞處起轉入功臣怨死之罪以起下文

夫立功者自八元十亂之後非能進賢或有起屠販鬻敵行陣之

間乘帝王應天順人之勢用力無幾遂貪天功率勞怙寵

率勞自以其勞能率先乎人也

崛強自負僭冒無厭

見利忘義

功臣非賢者往往為此

是宜崇威峻法大為之防

使不至陷入死罪

而丹書鐵券許其不死其功大者

可以五作亂而十犯上孰不以暴為無傷乎

功臣有所恃而犯罪皆怨死之典啟之耳已上言功臣未必盡賢不宜使有所恃

且人君之言如

渙汗不反既與之要天地誓山河一旦失馭神怒人怨不得已而誅是棄信也

誅之失應上棄信

若

恣行克險墮突憲綱或奸形將發釁逼宗社乃念斯言之玷忍而不誅是廢刑也

向者纔得其塵涓之勞螢燭之助

總上用力無幾句

而信棄刑廢將焉用之

總上棄信廢刑二段已上使言怨死之典非有國者之利

賢而有功驚恐懼滿自居無過之地何怨死為

不待怨而自不至於死應上賢字

使愚而有功小人不幸又告

以無死是增驕而啟奸適所謂賞之禍也雖怨之死其能免乎

雖怨之正所以驅之死應上大為之防已上言怨死之典亦非功臣之利

竊以為明君之處勞臣也安之以爵祿

尊之富之

拘之以紀律

防之禁之

名之以好惡

褒之戒之

聳之以禍福

之使得遷善遠罪保勛全名剖符傳慶與國終始恩斯勤斯是亦極矣

已上發出保全功臣正論

奈何撓權亂

法以寵罪人。墜信賞必罰之典。虧昭德塞違之道。恐非哲王經邦率物之制也。末仍以恕死之非作結

林西仲曰：凡罪至死，則所犯不輕法行自近。非可寬縱。即周禮秋官有議功之辟。乃於既犯之後，議其平日有功，稍為末減耳。亦非於未犯之先，便預知其有犯，必可免於死耳。後世以恕死酬功，是縱之使犯。非先王立法之意也。篇中以刑信二字作爲國家大綱，計後以功臣之賢不賢，兩意推駁，亦所以爲功臣自全之地。詞意周匝，刻入亭然妙篇。

諫憲宗服金丹疏

裴潁

臣聞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響天下之福。真金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

壽考，皆用此道也。真金服金丹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轉相汲引，其數浸繁，借令天下真有

神僊，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神僊何求於人凡候俟權貴之門，以大言自銜，奇技驚衆者，皆不執

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耶？明明是偽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

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腑臟所能勝也。藥且不宜常服，方士金丹尤與人腑臟不相宜，餌之必受其害。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

獻藥者，先自餌一年，則真偽自可見矣。有此一着，方士技倆自窮，不待破也。

林西仲曰：蓋蓋甚明曉，乃竟貶江陵令。踰年而憲宗崩，穆宗嗣立，又蹈覆轍，可謂愚矣。按參同契云：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金鉛也。謂先天一炁，隱於腎宮，人到虛靜之極，則玄關現而元炁產，謂之藥性。初元神也。元炁上與元神相變，凝合渾如太極，猶汞易走，火得鍛而止性專於心，居南方而色赤，故曰丹。皆譬語也。長生亦是元神不滅於形骸，無與朗然子。曰本來真性，誠金丹四大為爐，煉作團圓，大即彼家煉即爐，火人誤以採戰燒煉，喪身皆弗思耳。

履薄冰賦

皇甫湜

冰之積也不厚，人之履也難任。任猶載也。平聲。此焉投足，可以寒心。四句已盡大意。彼墊溺之攸慮，在恐懼而

誠深。所以寒心。慎同數馬之人，然非萬石。漢萬石君少子石慶為太僕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為對。誠若倚衡之子，不以千金。袁盎曰：子不備，卿卿擗股，擗也。倚之惡斷而墜也。千金應作百金。以百金之

上句有千金之子，不垂堂語，偶未檢耳。四句寫恐懼之狀。水始凝，冰未壯，乏六尺之為厚。晁錯曰：胡貉地，非寒，永厚六尺。

七月之所尚七月燕風篇名各斯之股兮猶且不同斯禽動服之後其名隨時不同此言蟄蟄方入寒未甚也齊人之執兮曾無以況

地理志云齊人織作冰紬此以紬雖鞫躬而欲涉何跬步之能抗有同居累卵之危荀息言能系十二無

殊坐積薪之上賈誼云厝火於積薪之上而坐其上股慄今在茲魂驚於所之怵惕求前豈人心之難測左傳

趙趙有畏類狐性之多疑漢文紀注狐性多疑每渡水河且聽且渡每縮縮而欲墜常兢兢而自持與巢幕兮焉比左傳

謂孫林父曰夫子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上將臨泉兮是擬疑即臨丈夫不處斯畏其沒身夫子所懲不惟於滅趾易曰履校滅趾此四句

言恐全身俱陷不但減足小傷也餘子忘其故步莊子曰壽陵餘子即尚書越其素履鄭崇數進諫上曰行自失於佻佻鳥

無施於凡桃桃凡凡俱出詩視之豈無履之若虛非北陸積堅之始左傳曰日在北陸而藏冰是東風解凍之

餘月令孟春東風解凍水蟲隔而纖鱗必露秋蟬比而輕翼不如履之時視其水之無狀當履道未成其難

濟易曰履道坦坦又曰小狐縱善行無跡不可躊躇老子曰善行無轍跡兢兢圖其不貲震懾謂其將壞步搖

搖爾式彰君子之行有足身飄飄然誰謂邑人不戒又上賦難履處又不得不履如何克己若此履冰

與習坎而相類行險而不失其信符執玉而可懲而碎故疊足是虞側身以進言忘足履之適自近康

隅莊子曰忘足履之適庶藏心腑之中無貽悔吝以此意存心得過慎易危之吉慎憂也憂以換靡濡首失容之

驚易曰濡其首有孚是言是行之止於三思戒實先於六慎楊香巖曰坤卦初六履霜堅冰至又言曰言順也且

縱豐樂過禮則失是宜也而不驚惟其見青天而懼所以聞雷寔而不驚先儒所謂若若熟須從這裏過非謂薄冰堪危便可以不服

如履薄冰為君子修林西仲曰如履薄冰是聖賢戒慎恐懼工夫得到手時方識得孔穎達昔人云君子見青天而懼聞雷震

身之道以結之也也賦中層層寫出讀之如身歷其境毛髮皆豎末以正意作結

得聖賢入道之旨至其思之精深詞之雅練則千人俱見矣

論江陵耆老辯申胥廟書

劉蛻

太原王生嘗移老老書以江陵故楚也子胥親逐其君臣夷其墳墓是楚人所宜怨也而

江陵反為之廟世享其讐謂耆老而忘其君父也吾以為不然王生亦認此廟為祀伍楚人之情

性慄悍世能復其仇讐其後自懷王入武關楚人怨秦不忘干戈况其人之性能忘胥之

所以破其國家而祀之乎以楚人之性斷其必不祀伍胥且令江陵之人牽牛羊而祀其廟者將祈年穀而獲

凶荒禱疾禱而得死亡者乎伍胥怨楚必不祀其人如厚其餼而虐其報則江陵知胥之不可祠而不祠

矣既不禱禱亦無祠之者若果祈年穀而得豐穰禱疾病而獲康強有其餼而奪其報則破人人之國

而居其土辱人之君而受其饗過一食而自忘楚之殺其父兄則胥自為無勇也何獨江

陵之人而忘習讐乎伍胥若祐楚自是忘其仇必不受祀吾以為其廟申包胥之廟也包胥有復楚之功年代寢

遠楚人以子胥嘗封諸申故不謂之包胥耳一語斷定不然則子胥何為享人之食而江陵何

為事讐人之神乎耆老得書速易其版曰申胥之廟無使人神皆媿耳

林西仲曰楚不當祀子胥人亦知之此獨將子胥不當受祀最居廟祿受聲傳祀可笑眼光筆力俱踞絕頂

與賈秀才書

孫樵

主藪足下曩者樵耳足下聲憤足下售於時何晚及目足下五通五十篇則足下困於上

亦宜矣廢物之精華天地所祕惜故蒙金以沙錮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溟夜光之珍

必顯龍扶而不知己積而不知止不窮則禍天地讐也文章亦然文章亦天機惜故所取者廉所

得必多所取者深其身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思坎軻齊魯矣馬遷以

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楊雄以法言太玄窮元紹以語谿碑窮陳拾義以感遇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天地其無意乎已上引不窮則禍之証今足下立言必奇據意必深挾精別華斯到聖人以此賈於時鈞榮邀富猶欲疾其驅而方其輪應上謂若曰爵祿不動於心窮達與時上下成一家書自期不朽則樵之所敢知也轉入必傳意嗚呼始進患心不苦及其苦知者何人古人抱玉而泣捧足下文能不濡睫懼足下自得也淺且疑其道不固其不見知也其勿因歸五通不得無言○林西仲曰贊主藝文之佳以其遇之窮叙起見得惟佳所以取窮富不平之意正以極贊之也末轉入必傳於後且悲而勉之暗寫自己本色今千古文人讀之潸潸下淚

奉宣撰賜太和公主敕書

李德裕

敕姑遠嫁絕域二十餘年

太和公主穆宗妹長慶元年嫁回鶻至武宗會昌二年計二十二年

跋履險難備罹屯苦

國破為點草斯所得破奉歸唐又為回鶻所奪朕

每念於此良用惘然

已上自叙憐念公主之意

恭惟太皇太后

穆宗母

春秋已高慈愛深厚

子女

比者望姑朝

謁再叙悲歡

時回鶻國破不能歸與公主同漂泊塞外城邑與

想姑見舊國之城邑能不銷魂

望漢將之旌

旌必當流涕

旌旌必嘗親見已上叙公主必有不

今朔風既至霰雪已零

絕國蕭條固難久

處梅墻罽幕何以禦冬

飯酪漿且非適口

歲寒塞外難處苦景

朕撫臨萬寓子育羣生

一物未安終

食三歎况姑累年漂泊

何日忘懷

想姑高明必是懸鑒

文宗開成五年國破至今三年漂泊天德塞下已上自叙不忘公主之國公主亦當知

姑

承宗廟之餘慶為三室之懿親

三室祖父身三朝也

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

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

邊垣使邊人子孫不見兵革

射獵者不敢西向畏軒轅之臺

已上叙穆宗以公主嫁回鶻之始意

今回鶻所為甚

不循理蕃渾是朕之人百姓牛羊亦國家所有因依漢地遂致蕃孽回鶻托以私讐恣為

不循理蕃渾是朕之人百姓牛羊亦國家所有因依漢地遂致蕃孽回鶻托以私讐恣為

侵掠回鶻近塞或侵掠雲朔等州或抄掠是澤諸部所以謂之不循理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靈欲侵擾邊疆姑得

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為其國母足得指揮已上言回鶻侵掠之時公主如念本朝力能禁止若回鶻敢不稟命則是棄

絕姻好今日以後不得以姑為詞若禁止不聽是回鶻不以國母待公主於唐親如故若恃我為親稟姑教令

則須便自戢飲以繼舊歡如以唐姻好可恃聽公主之言即時便勿侵掠可以扣親想姑以朕此書諭彼將

相令其知分更不徇非仍望公主以此書意諭之使知戢飲塞外祈寒且無綿纈朕每禦裘服則思彼未授衣豈

可因回鶻請張遂忘親愛應篇首歲暮懷冬寄句言回鶻雖不循理而公主之親愛自在今寄冬衣若干具在別錄所以將其親愛者○林西仲

聖會昌二年所賜之敕時回鶻久已失國與太和公主也其取于天德振武北境名求內附實則侵擾不已屢論不肯奉詔故遣使賜公主冬衣以此致賜之首自叙相念及太皇太后相念之意併叙公主漂泊之苦刻刻關情皆出至性之語中叙先朝結遣回鶻原為要邊起見今反遭侵掠在公主斷無不禁止之理禁止不聽勢不得不加兵若念親誼自當戢飲措詞甚婉且得大體厥後石雄等引兵夜出擊破回鶻迎公主歸唐則知公主當日雖得此敕亦不能論之矣然而行文實非凡手可辦

使賜公主冬衣以此致賜之首自叙相念及太皇太后相念之意併叙公主漂泊之苦刻刻關情皆出至性之語中叙先朝結遣回鶻原為要邊起見今反遭侵掠在公主斷無不禁止之理禁止不聽勢不得不加兵若念親誼自當戢飲措詞甚婉且得大體厥後石雄等引兵夜出擊破回鶻迎公主歸唐則知公主當日雖得此敕亦不能論之矣然而行文實非凡手可辦

毀佛寺復僧尼為民詔

唐武宗

朕聞三代以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象教復興佛書自漢明帝時入中國象教指塑像造寺也。叙佛來歷勞人力於土木之功

奪人利於金寶之飾壞法害人無踰此道象教勞費壞三代以前之財力且一夫不作有受其飢寒者今

天下僧尼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不農不蠶坐享衣食民之財力益耗寺宇招提率雲構藻飾為擬宮居古佛號故

以名唐書晉宋齊梁凋瘵澆詐莫不由是而致也財力既耗民窮困而俗敗壞勢所必至。已上叙佛流弊自漢數至五代歷歷有次序我高祖太宗

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入本朝執此二柄用以經邦豈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國家自治法有原用

不著貞觀開元亦嘗釐革沙汰僧尼剷除不盡流行傳滋如武后造大像憲宗迎佛骨之類朕博覽前言三代以愛求

興議弊之可革斷在不疑已之所見既真而中外蓋臣協予至意條律至當宜在必行人之所懲千古言又合

之蠹源成百王身濟人利物子何讓焉養財力於不耗所以其天下所拆寺四十六百餘所

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蘭若空寂處也皆小庵之名土木金寶所收膏

腴土田數千萬頃皆民間捨施入寺者收於戲前古未行以將有待前朝妙及今盡去豈謂無時不

可將使六合黔黎同歸皇化已上言所以毀佛寺復僧尼之意倘以革弊之始日用不知小民不可

制明庭宜體至意已上言所以林西仲曰此佛寺既毀僧尼既復之後所頒之詔也全在佛子耗人財力僧尼坐享農

與之謬不悟秦皇漢武之非故不敢昌言聖人之道不以異端惑世誣民話頭蓋武宗所好者在神仙之說火臣其徒見漸行地

人為急使其其身尚在苟利於世猶可割截況此佛像豈其所惜大哉王言即犀象無所致嗟較之武宗此詔更勝一籌也余嘗

謂世人苟明佛理彈指立見彌陀必不惑於修造供養之說修造供養者亦不過欲人得見佛像生渴仰心了自己心中之佛耳

若身為巨擘業捨施以銷罪是欲借佛為藉惡之使門而僧尼又倚免處恣其游食藏奸蓄穢實見絕於佛者反不如不修造供養之為愈也使傳太史韓吏部等及見此詔不知當如何擊節稱快

待漏院記 王禹偁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天道故無待于言聖人不

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聖人故無待于言是知君逸於上臣勞

於下法乎天也總上文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

耳點出宰相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况宰相乎上文有六卿分職句此處單表宰相相撤開卿大夫轉入是其細密處朝廷自國

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於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點出待漏院已上以宰相當勤政起待乃若北

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啟行煌煌火城相君至上噦噦鸞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撤蓋下車於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已上寫宰相入院之景生出其或兆民未安思所秦之四

彝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仁人在野我能進之佞臣立
 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薦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
 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啟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
 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此賢相所勤之善而有獲龍之理其或私讐未復思所逐之舊思
 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玩器何以取之奸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
 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說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
 怙怙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
 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此奸相所勤之不善而有獲龍之理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
 宰相可不慎歟總收上賢相奸相二大段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
 焉此在賢相奸相之外別有一種庸相籠統不加謹亦不及其曰無所取者外之詞以為不足為數矣棘寺小吏王禹偁為文請誌院壁用規於執政者點
 記之林西仲曰待漏兩字顧名思義全在勤勞上故開手以勤字作主然方其待也一日所勤之政俱要此時預先打點故轉出
 胸中只有為祿全身一番作用其思在此其勤亦在此雖寵辱不加此輩原算不得做待漏之人矣尤
 當讀此詞想似過於平正無波但名為記却語語是識故自言規於執政其體製不得不如此矣

袁州學記

李觀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建記前此制詔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意

和教原盡也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官所以治師所以教皆假借名色無任事之實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
 教尼沮也尼沮也已上記前官奉行不力以起下文不單斥言袁州得回護之法三千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澤知袁州始至進諸生

知學宮闕狀闕廢也大懼人才放失儒效濶疎亡以稱上意旨提出人才儒效伏下通判通川陳

君旣聞而是之議以克合點出立學相舊夫子廟狹隘不足改為乃營治之東點出所願土燥

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點出廟地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

器備並手偕作點出學宮次第就理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點出興工告成之期念茲且有全葉即

陳設也菜餚繁屬祭先聖也盱江李觀論於眾曰謂諸生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載在經不待再言秦以山

西鑒切於刀六國欲帝萬世盡死殺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即詩書之道

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學之害國家受廣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槩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

延於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知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

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曹操等皆教道之結人心如此國家收立學之益令代遭聖神收入爾袁得聖

君收入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收入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辛尤當仗大節為

臣死忠為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收入制治已上論及古雖以治亂

對針諸生皆有出負加民之責故告以此若夫弄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為國者之憂非教士

林西仲曰筆力矯矯落句如鐵絕無宋人委巷之習惟是作學記若離不得先王教化套頭若把司徒與樂降表綬由手語填入徒

俗為雅妙手末歸本忠孝大節是聖賢垂訓真諦儒生自勵實養國家養士正旨令虛談性命輩無處生活且以天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足染院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水取水染練供應頗甚艱辛。臣伏思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以此勞人枉費之事。必不

肯為。然外議相傳。皆云見音今。染練未絕。已上論取綾羅一事。因出於風聞。故委曲回護。一番後復寫出。臣又見近日內降張氏美

人親戚恩澤太頻。此又論內降張氏美人親戚恩澤一事。因出於親見。故止直叙一句。愚以為諫官每聞小有虧損聖德之事。須合力

言。難避天譴。承上兩件事。自叙其不得不論之故。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不求恩澤。則可長

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皆速致禍敗。承上論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不求恩澤。則可長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皆速致禍敗。御保全之理。臣不敢遠引古事。只以今宮禁近

事言之。陛下近年所寵尚氏楊氏余氏苗氏之類。當時被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損。及

至滿盈。今皆何在。又論近日驕奢自恣。不早裁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御保全之理。況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修媛退為美人。中外皆聞以為與楊

尚等不同。故能保寵最久。張氏保寵最久。保君恩者。今一旦宮中取索頓多。恩澤日廣。漸為奢侈之事。以

招外人之言。臣不知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而敗之。若欲保全。則須常令謙儉。

不至驕盈。裁損所以為保全之地。已上總發前兩件事之非全為張氏保寵之計。臣料八千疋綾羅。必非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眾

人而已。乃是枉費財物。盡為眾人。至於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以此而言。廣散何益。分論取

事無補於張氏。有損於聖德。昨正月一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拜。曹氏張氏母也。又

聞別有內降。應是疎遠親戚。盡求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可矣。然名分亦不可太過。指兩度封拜言。其

他疎遠皆可減罷。臣謂張氏未入宮之前。疎遠親戚名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為。間人

自招。尋議以累聖德。分論內降張氏美人親戚恩澤一事。無補於張氏。有累於聖德。若陛下只為張氏計。亦宜如此。況此事不獨

為張氏。太凡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多奢侈。皆是虧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已上又總發前兩件事之非並為國

體臣合力言。伏望聖慈防微杜漸。早為裁損。取進止。裁損正意若結○林西仲曰張氏美人恩寵太過。而多取綾羅封爵。氏而偏及疎遠。此處之漸。即禍敗之根也。若不裁損。致其驕恣。以取禍敗。亦君德之累。與開手分提過。即引古事近事。為保全張氏計。再犯二事。分斷過。即是以繫國體為保全。聖德計。委曲詳盡。諫疎之工。無有踰此者。

朋黨論

歐陽脩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能必不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其為類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所以各自為類。者先提出君子小人起下文。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側重君子立論。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則爭先。或利盡則交疎。甚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所以謂之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此君子之朋也。同道方是真。故謂之有。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辨之明則處之當。辨人品為進退不疑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退偽朋。進真朋之証。及舜自為天子。而皋陶稷契等二十二人。竝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不疑真証。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此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無朋反亡多。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

釋之然已無救矣。害其朋之証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

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滅其朋之証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

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總繳上文亂亡數段

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

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主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朋黨不足疑而貴辨繳上舜治一段周武之

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

多而不厭也。真朋多不厭繳上周與一段嗟乎治亂興亡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又總繳治亂興亡四字

林西仲曰范文正之與公與尹洙余靖皆見逐羣邪目為黨人及文正與公復用乃進此論小人無朋君子則有

二句為五其分引總繳處筆法似游大方然對君之言責於明切不得不如此具有闢世道之文原不待奇幻也

上范司諫書

歐陽脩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匆卒未能也。以欲賀

更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

時之公議係焉。原不官以尊卑論二句是上為主體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

以行其道也。尊於官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

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九卿百執事之正止此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

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

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此七品官非他貴官大職可比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